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|  | | --- | | **湛江，一座连鸟儿都眷恋的城市**  **（报告文学，6280字）**  **（刊于湛江日报2021年8月21日04版“百花”）** | |  | | 黄康生 | |
| 数不清的红嘴鸥在湛江湾低空滑翔；数不清的青脚鹬在红树林追逐嬉戏；数不清的禾花雀在美燕坡盘旋舞蹈；数不清的栗喉蜂虎鸟在高炉边婉转鸣叫……  　　啊！百万候鸟飞湛江，珍稀水禽闹湛江，湛江无意间成了“候鸟之城”“留鸟之都”。  　　 （一）  　　“噢——噢——噢——”，一群嘴红脚红的鸥鸟在湛江湾上空盘旋，鸣叫，那悦耳的叫声里含有隐秘的欢愉。  　　太阳渐渐地升起来了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，鸥影如云。“噢噢！”一只鸥鸟在云霞里拍打着洁白的翅膀。它不时调整飞翔的姿势与速度，突然“嗖”地一声扎进水里，叼到鱼后瞬即腾空而起，接着，用力把鱼甩到空中，随后“空中转体”，张口啄住鱼头，顺溜咽下去……  　　“噢，是红嘴鸥！红嘴鸥又回来了！”人们振臂高呼。  　　红嘴鸥南归湛江湾，惊艳了一湾碧水，也惊艳了一城目光。  　　“康康……康康……”红帽子志愿者邱秋萍一边呼唤着红嘴鸥的乳名，一边向天空抛洒面包。刹那间，红嘴鸥们像箭一样俯冲过去，然后腾起，旋转，灵巧地衔住“空中之食”。它们那轻灵娴熟的动作，就像“舞的精灵”。  　　“革”“革”“革”……一只眼明嘴快的红嘴鸥扇动着翅膀，扑棱过去，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叼走邱秋萍手中的面包，“咯咯咯”飞离而去。看着鸟儿远去的身影，邱秋萍笑得花枝乱颤、前仰后合。红嘴鸥饱食之后，又向下俯冲，飞落到邱秋萍的肩上，不停地用嘴啄她的脖子、头发。随后，又发出“噢噢”的鸥叫声。我不懂鸟语，不知道它在讲什么，但我揣测，红嘴鸥也许是在讲述着“湛江与鸟”的故事。  　　那清脆的鸟语也许大海能听懂，军舰能听懂，“鸟姐”邱秋萍也能听懂。  　　邱秋萍清楚地记得，1998年冬，潮水涨得很猛，滚滚涛声似惊雷，把湛江唤醒。邱秋萍踏着阵阵涛声，一路东去。  　　正午时分，邱秋萍独自在渔船船舷上听涛，忽然发现前方飞来一群不知名的海鸟。这些鸟嘴红脚红尾黑身子白，高飞时，翩翩犹如白衣仙子。  　　初来乍到，它们只敢盘旋空中或悬停树顶，有食物散落，就俯冲下来，叼住后，呼一口粗气，迅速拉升。  　　它们那黑溜溜的眼珠“滴溜溜”地转，时刻保持警惕。  　　邱秋萍试着将面包抛向空中，一只胆子大的红嘴鸥顿时从水面跃向空中，瞬间将“空中之食”叼住。  　　“唧唧！”这只红嘴鸥一声啼叫，便引燃了海湾众鸟的欢鸣，一时间，成千上万只红嘴鸥腾空而起，振翅高飞。  　　于是，更多的游人参与到喂食中来，很快，霞山观海长廊附近的面包店、副食店被买空。人们开始奔走相告，消息迅速传遍十里军港。  　　人们在惊喜之余，也疑惑这是什么鸟，来自何方，又去往何地。后来，人们从“小鸟写给湛江的一封信”中得知，这些鸟全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红嘴鸥。  　　等不到周末，湛江数百名“红帽子”志愿者就组织了“挽留红嘴鸥”行动，抛食喂鸥。  　　志愿者将手中的面包、饼干、蛋糕抛向天空，红嘴鸥便鼓翅飞跃，上下翻飞，争相抢食，准确地将食物叼进嘴里。它们叼食的精准度就像通过“云计算”一样，分秒不差，令人瞠目结舌。众多市民也自发到观海长廊投料喂食，与鸥同乐。渐渐地，这些“红精灵”没了初来时的羞涩与紧张，没了初识时的恐惧感和陌生感。彼此的距离越靠越近，越拉越紧。  　　接纳，包容，呵护，随性……红嘴鸥与湛江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情缘。  　　二十多年来，红嘴鸥始终坚守飞翔的信仰，用翅膀为湛江投票。有人说，红嘴鸥平均寿命仅为32年。但它已经守望湛江23年。换句来说，它是用大半生来爱着湛江。  　　幻变的世界，不变的情缘！湛江人对红嘴鸥的深情呵护始终如一，没曾改变。二十多年来，湛江人都在用善意和微笑点亮红嘴鸥的生活，演绎出无数温情的故事。  　　每到冬季，湛江都会备足优质的鸥粮，盛情款待红嘴鸥。与此同时，湛江还动用移动式防疫车，对红嘴鸥的栖息地、觅食地，进行清洁、消杀。  　　红嘴鸥前脚掌一着地，市民便呼朋唤友前去相见，或投食，或拍照，或欢呼。  　　红嘴鸥曾是邱秋萍最大的牵挂。每年冬季，她都步行数十里，从麻章赶到霞山，与红嘴鸥亲密接触，上演一场穿越时空之恋。  　　一次台风过后，邱秋萍在观海长廊见到两只摔伤的红嘴鸥，便将其带回家包扎，敷药，并到麻章圩买回小鱼小虾喂养。放飞的那天，两只红嘴鸥在天空盘旋三圈后，又倏然飞回邱秋萍身边，温存地磨蹭着……  　　停泊在海港深处的军舰，也有一份无需言说的海鸥情。一见到红嘴鸥在码头聚集时，战士们总会将哨声和口号声放低。夕阳西下时，战士们还把吃剩的饭菜，放在岸边，等待红嘴鸥前来觅食……  　　 （二）  　　鸟鸣唤醒了清晨，唤醒了湛江湾，也唤醒了湛江红树林保护区。  　　“咕嘟——嘟”“咕嘟——嘟”，红嘴鸥、黑嘴鸥、黑脸琵鹭迎着晨阳在树林间跳跃，展翅，昂首，翘尾，极尽其美。  　　太阳渐渐地升高了，万道霞光照亮了红树枝头。我和护鸟员田莉吸着清新而湿润的空气，迈步向红树林深处走去。  　　林子深处，四周全是浓密的树木，秋茄、木榄、红海榄交织成巨大的帷帐，为鸟儿撑起了一片天空。  　　田莉说，这片红树林有很好听的名字，叫“鹭鸟天堂”，里面栖息着非常多的野生鸟类。  　　我们一路走，鸟鸣声一路跟随。一群红的、白的、黑的、花的鸟儿在红树林里跳来跳去，“唧唧啾啾”“咿呀咿呀”地叫，鸟鸣声此起彼伏，一阵高过一阵，清脆的鸟鸣声给红树林带来了一片喧闹，带来了无限生机。  　　鸟鸣声、潮水声交织在一起，薄雾、人影包裹在一块，清幽而淡远。  　　田莉林中拍掌，众鸟顿时腾起，鸣声悠远。红嘴蓝鹊、黑脸噪鹛、褐翅鸦鹃、白胸鹊鸟都不约而同地振翅翻飞，横翔竖降，激水扬波。  　　潮水渐渐退去，红树林那湿漉漉的树杆一节节地裸露出来。忽然，红树林里悠悠地荡出白点、红点、黑点，一只、二只、三只，很快是密密匝匝一大群，啊，是珍稀水禽出来了！  　　勺嘴鹬出来了，青脚鹬出来了，白眉雕也出来了，它们悠闲地迈动长腿，在浅海滩涂上嬉戏、觅食、梳羽，尽享湛江的秋光。  　　黑脸琵鹭左脚套着色环，右脚套着脚环。它们来回跑动，汤匙般的长嘴不停点入泥滩，过了不久，就叼起了一条鱼，接着，喙部一张一合，便把整条鱼吞了下去，动作娴熟而优雅。  　　自小听着黑脸琵鹭叫声长大的田莉，对黑脸琵鹭有着特别的感情。她清楚地记得，2016年秋，10只黑脸琵鹭在红树林边惨遭偷鸟贼毒害，血流不止。田莉立即对黑脸琵鹭进行包扎，止血。但黑脸琵鹭突然挣脱布条，扬起锋利的鸟翅，刺向她的左臂，血顿时从臂上流下来。她强忍着痛，直到将黑脸琵鹭包扎完后，才赶去医院诊疗。  　　后来，田莉给黑脸琵鹭戴上脚环，放归蓝天。看到这些黑脸琵鹭腾起时，她喜极而泣。  　　日落时分，潮水退至最低点，浅海滩涂更为广阔，前来觅食的珍稀水鸟愈加增多。它们时而戏水梳妆，时而玩耍嬉戏，偶尔，流线型的翅尖掠过平静的海面，在红树丛中舞动轻盈的美。  　　这时，不少鸟友举起相机，“咔嚓”“咔嚓”连拍，水鸟似乎也习惯了，并没有受到惊扰。  　　大海如明镜一般，清晰地映照出蓝天、白云、飞鸟。  　　红的花、绿的树、白的云、飞翔的鸟儿，这是一幅多美的画面呀！  　　望着一只只展翅高飞的水鸟，我的心好像也随之飞了起来。  　 　（三）  　　候鸟是大自然寄给湛江的请柬。正当北国秋风萧瑟之时，一群衔着“红色请柬”的禾花雀就翻越千山万水，直飞南国湛江，飞抵兰石古镇。  　　兰石镇水稻多、水田多、水塘多，自古就是禾花雀的栖息地。每逢水稻扬花，麦子灌浆季节，大批禾花雀就会落到稻田间觅食。禾花雀形似麻雀，雄鸟头顶、背为栗色，胸部铺满橙黄色的羽毛。有人说，那是大片橙黄色稻子在胸部的投影。上世纪50年代，飞往兰石的禾花雀不计其数。每到黄昏，全镇举目之处皆鸟影。漫天飞舞的禾花雀成了几代兰石人的集体记忆。  　　兰石人说起禾花雀总会提起“庄园主放飞”的传说。  　　相传很久很久以前，兰石有一庄园主特别爱鸟。一天，他的儿子从集市里买回几只活鸟，准备活宰。正当明晃晃的菜刀高高举起之时，一只毛色异样的鸟发出凄惨的叫声。庄园主大喝一声：“刀下留鸟！”在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即打开鸟笼，让鸟儿重回蓝天。鸟儿逃出牢笼后，并没有飞去，只是绕着庄园主叫，嘴里似乎在嘟囔着什么。庄园主感觉忽然听懂了鸟的语言，随即在黄绸布上写下两行字：“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”。  　　鸟儿系上黄绸布后，惊晨起飞，洒下一片霞光。  　　过了一段日子，鸟儿又飞回村里，落在榕树树顶上，“吱吱喳喳”叫个不停。听见树上的鸟叫声，猎人即举起枪，装弹，瞄准……  　　这情景让正在田间放牛的牧童看见了，大喊：“鸟的身上有字！”  　　猎人大字不识一个，也听不懂孩子们说的话。于是，再次举起猎枪，瞄准了那只鸟。  　　就在扳机即将扣动的那一刻，庄园主如救星般从天而降。庄园主合掌朝鸟深深一躬，然后厉声呵斥：“鸟是上天派来的使者，万万不可驱赶、射杀。”  　　猎人不由自主地放下猎枪，讪讪地走远了。后来，这位守猎人化身为护鸟员，守护鸟类的家园。  　　“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”那一年秋天，南粤大地发生了百年一遇的蝗灾，蝗虫所到之处，庄稼被毁，颗粒无收。电白、化州、吴川一带纷纷告急。就在庄稼人仰天长叹之时，禾花雀排成长阵直飞兰石三角坡，一见到蝗虫即用脚按住，然而咬在嘴里嘎蹦脆……  　　人爱鸟，鸟爱人，人鸟情相通。兰石人为感禾花雀“灭蝗”之功，每年秋收后，都在稻田的右角留下百株稻禾，当作禾花雀的越冬口粮。自此，稻田留禾成了兰石一种地方习俗。  　　数百年来，兰石与禾花雀结下了难以割舍，相互笃定的情缘。兰石因禾花雀而名动省城，禾花雀也因兰石而香飘万里。  　　然而，不知从何时起，这种体型娇小的鸟类被食客冠以“天上人参”的美誉，贴上了“补肾壮阳”的标签。  　　“宁吃天上飞一两，不食地上走半斤。”许多食客都把目光锁定在禾花雀身上。  　　一到鸟季，食客们从四百八方“飞”到兰石，吃禾花雀。白灼、铁板、椒盐、烧烤，兰石一时兴起以吃禾花雀为主的宴席。  　　面对餐桌上散发出诱人的香气，食客们不会想像禾花雀生时是多么活泼美丽；档主们也不会想像禾花雀生时是多么伶俐可爱。  　　推杯换盏间，食客大啖禾花雀，坚称禾花雀是食稻谷的害鸟，必须吃之。食用禾花雀渐渐成为一种奢侈消费和炫耀财力的象征。  　　一时间，捕杀禾花雀的行动如野火般蔓延，高州、化州、雷州纷纷布下天罗地网，捕猎禾花雀渐渐成了一门产业。  　　李三伟是兰石捕鸟道上的老手，他有一手模仿鸟叫的鸟哨绝技，可模仿40多种鸟叫声。  　　李三伟对禾花雀的记忆极其复杂，既有川流不息的雀鸟市，也有万人空巷的食雀场景。  　　“每当看到禾花雀如乌云般掠过天空时，我就仿佛听到了‘天上落金子’的声音。”  　　入夜，李三伟在兰石美燕坡支起一张硕大的捕鸟网。三更过后，他点燃鞭炮，敲响锣鼓。震耳欲聋的鞭炮声、锣鼓声划破了天空的寂静。在坡上酣睡的禾花雀被吓得抱头乱窜。结果，噗噗撞入网中，头和翅膀被网卡住，“粘”着动弹不得。  　　收网时，网里全是鸟影鸟声。那些蜷缩在网兜里的禾花雀，密密麻麻，挨挨挤挤。李三伟说，那时，拾鸟都拾到手软……  　　子规半夜犹啼血，无奈春风唤不回。上世纪90年代，禾花雀在兰石镇遭到灭绝式捕杀。短短十多年间，禾花雀经历了从“近危”“易危”“濒危”到“极危”的等级调频，离“野外灭绝”只剩一步之遥。  　　英国哲学家杰里米·边沁说过：“动物与人类一样，同有血肉，同感苦乐，同俱亲属，同解趋避，思及于此，何忍加害。”2001年，禾花雀被列入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，兰石雷霆出击，剑指非法猎捕！  　　李三伟原本以为捕鸟不算事，于是，重操旧业，继续在美燕坡设“天罗地网”。然而，让李三伟万万想不到的是，他因大量猎捕禾花雀而被检察机关提起诉讼，最终坠入“法网”。  　　减刑假释后，李三伟“金盆洗手”，一把火烧掉鸟网。李三伟扳手指数了数自己几十年捕过、吃过的禾花雀：“我杀孽太重了！”  　　后来，李三伟自我救赎，转身变成护鸟员。十多年来，李三伟坚守兰石古镇，守候着南来北往的禾花雀。他用自己的鸟语，与禾花雀交流，引禾花雀驻足……李三伟的坚守感染了身边所有人，他16岁女儿每周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看鸟喂鸟。也许是对鸟一往情深，她常穿白衫白裤，习摹鸟的形态，久而久之，走路时亦如禾花雀般优雅。  　　经历了失鸟之痛的兰石镇更加懂得鸟之珍贵。全镇除了高位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外，还启动“人鸟”和谐机制，划出多处田地，作为禾花雀觅食区。村民只种不收，将水稻、白菜留在田地里，给鸟儿当“口粮”……  　　又到了稻谷飘香的日子，曾一度销声匿迹的禾花雀又飞回来了。  　　它们在清风朗朗的晨光中，上下翻飞，轻盈地划过万重稻香，站立在电线杆上，“唧唧啾啾”，呢喃久别重逢的思念。清风吹过，稻浪翻滚。禾花雀倏地飞落田间，啄起谷稻。一些胆子大的禾花雀在田间游憩，跳跃，摆出一副旁若无人、悠然自得的样子。  　　傍晚时分，外出觅食的禾花雀成群飞回来，它们在美燕坡上空飞舞，鸣叫，不时变换着各种飞行姿态。  　　望着那灵动、曼妙、熟悉的身影，李三伟有说不出的兴奋。禾花雀绕着美燕坡飞翔几圈后，群起而落，齐刷刷降落坡上，重现了万鸟齐飞、万鸟投林的盛景。  　 　（四）  　　行走在中科大道上，我们听见一阵阵鸟叫声，抬头望去，一群白鹭由远及近，飞至木棉树上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好像在商量什么事情，又好像在呼朋唤友。  　　过了一会儿，又有几行鹭鸟如约而至，它们还没来得及抖落雨露，就引颈长鸣，“嘎嘎”之声响遍厂区。  　　厂区内银塔林立，管廊纵横，油罐成群。密密麻麻的银塔、油罐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银色之光。突然，油罐处传来了一阵欢呼声。放眼望去，但见银塔旁站满了鹭鸟，白色的、灰色的、褐色的，密密麻麻。它们无忧无虑地追逐、嬉戏、闹腾……如果不是人在现场，真的难以置信这是在炼油厂里看到的景象。  　　银塔旁有一片小树林，树枝上密密地点缀着一片片白点。  　　我随“老石化”欧先强钻到树底下才发现，这些白点竟是一只只“鸟中仙子”。树的枝丫上挂着几十只鸟窝，鸟窝里有好多雏鸟。  　　树枝上的白鹭一见老欧，就有节奏地伸缩着脖子，“咯咯咯”地与老欧打招呼。  　　老欧指着枝丫间的鸟窝说：“那窝白鹭是刚孵化出来的。”  　　我抬眼望去，但见一雌鹭正站在窝沿，用自己丰翼的羽毛和体温呵护雏鸟。海风吹过，雌鹭身形一颤，然后扇动双翅盖住雏鸟……  　　正午时分，成群的白鹭振翅飞翔，飞向海边，飞向与中科炼化仅一墙之隔的湛江钢铁厂。  　　钢铁厂内高炉耸立、储罐列阵、机泵密布、管道纵横。中央控制室旁种有小叶榕、簕杜鹃、异木棉和月季花。月季花正迎风盛开，而且一朵比一朵艳，一朵比一朵美。白鹭一飞抵钢铁厂，就在厂区空旷湿地上昂首、翘尾、展翅、起舞，极尽其美。  　　不一会儿，又飞来两只栗喉蜂虎鸟。  　　栗喉蜂虎鸟全身闪烁着艳丽的光泽。  　　栗喉蜂虎鸟扑棱着翅膀，伸长脖子，啄起一只蜘蛛，然后调整飞行姿态，飞到树上，将蜘蛛喂给雏鸟……  　　秋阳下，金色的炉台、银色的储罐、碧绿的湖水、洁白的白鹭与栗红的栗喉蜂虎鸟融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饱蘸生命活力的绝美画卷。  　　 （五）  　　鸟儿飞过的四季是春风十里般的秘境湛江。  　　湛江的确是一个“隐秘的角落”，它有神秘的海岛、神秘的峡谷、神秘的湖泊和神秘的鸟道。  　　每到鸟类迁徙季节，大量候鸟和旅鸟就会沿着这条神秘的鸟道涌向湛江。湛江的高空、林间、河道、海岛、湿地、庭院几乎都留下候鸟的身影。立秋过后，湛江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鸟巢，万鸟翔集，如同在开一场世界鸟类大会。彩鹮、勺嘴鹬、小油青脚鹬、中华凤头燕鸥都曾在“湛江鸟语大会”上“发表演讲”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到湛江“参会”的鸟类已达260多种。  　　“年年相见欢，候鸟相与还。”如果将候鸟“出差”的线路图标记出来，恐怕湛江已成为“候鸟的国际会议中心”。  　　有人说，很多鸟儿一出生，就将隐秘的湛江融入基因里，知道湛江湾是它们“远方的家”。湛江也早已把候鸟当成“家里人”互相帮衬，彼此守护。  　　这些年来，这些来自远方的候鸟、旅鸟、猛禽给隐秘的湛江带来了灵动的风景和无限的遐想。  　　鸟有美喉，发生命之声。走在湛江神秘的“鸟道”上，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对鸟儿的态度，更可以让心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翱翔。 |